

字音在嘴边 写法不一般

大俗大雅 宝鸡话

编者按：

方言的流传，一般在“说”而不在“写”。有些宝鸡话，我们经常挂在嘴边，却不知怎样写，甚至不知有其字。事实上，这些字不仅确实存在，而且古已有之。今天，就让我们认识几个“会说不会写”的宝鸡方言字。



“哎呀，你打搅团慢些，糊汤点点‘zan’我衣服上啦！”
“这没办法，搅团要好，七十二搅嘛。”

1月12日，家住渭滨区宝光路的市民刘志云和老伴打搅团时，用到了一个方言字“zan”。刘志云说：“‘zan’这个字宝鸡人经常挂在嘴边：zan人一身水；zan到衣服上的油点洗不下啦；浇花时小心些，别把水zan到猫窝里……”宝鸡方言

潑(zan)了一身水

本报记者 张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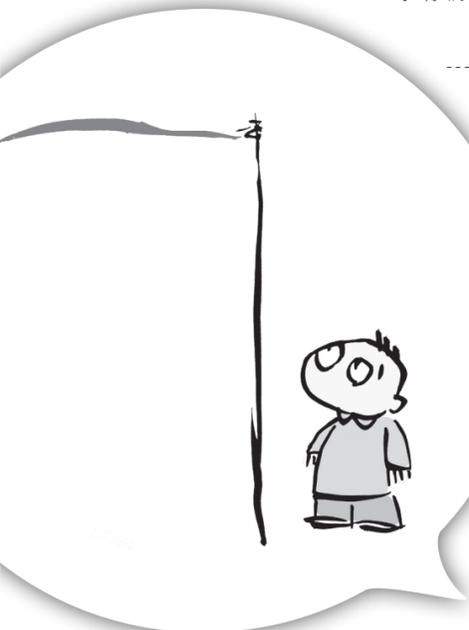
中，多用“zan”来代替“溅”。
“zan”字咋写？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有“潑”字，读zàn，是一个方言动词，意为溅，这与宝鸡方言中“zan”的读音和字义一致。刘志云回忆，过去农村有车的人少，谁家有了车很得意，开车开得风风火

火，恨不得人人都知道，遇到下雨天，常给过路人潑一身水，会被乡亲笑骂：“这人是个烧包吗，开个车，人都张得没领了，把水给人潑了一身。”刘志云说：“现在农村有车的人多了，开轿车也没人稀奇，大家文明开车的意识也提高了。如

果路上有积水，恰好有人路过，开车的人一般会停下来或者缓缓驶过，避免给人家潑一身水。”
“潑”字其实不只宝鸡人用，宁夏、无锡等地方言中也有，古代人也使用这个字，而且多次出现在古诗词中，是个颇为文雅的字。清代

人缪公恩写过《读王瑶峰先生游千山诗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云起空濛晴作雨，瀑飞潑漫水成烟。”这里用“潑漫”来形容瀑布飞溅、水汽弥漫的样子。

喜欢研究方言的刘志云提醒，宝鸡话中“潑”和“蘸”都被读作“zan”，但两个字的意思和使用情况完全不同。比如说吃饺子时的zan汁、zan水、zan料，应该用“蘸”字；说汤汁、油点、水等zan到人身上，则用“潑”字。



“我在建筑工地实习那会儿，每天从头到脚颳得都是土……”前不久，回宝鸡探亲的高级工程师李辉跟父母谈及大学经历时感慨地说，建筑工地多在荒郊野外，本就风沙大、遮挡少，加之不可避免的建筑扬尘，工作一天下来，整个人灰头土脸，坐公交、坐地铁都不好意思往前挤。
李辉所说的“颳得都是土”，是一句地地道道的

颳(tang)了一脸灰

本报记者 祝嘉

宝鸡话，意思是落满尘土。此外，宝鸡人常说的“车在路边停了一夜，颳了一层土。”“忘了关窗户，桌子椅子都颳脏了。”“把院子扫了一遍，颳的满身是土。”等话里，“颳”都作为动词表示尘土落下。

据我市退休语文教师李云丽介绍，在古文中，“颳”是“扬”的异体字，除表示高飞、飘荡、簸撒、显耀之外，还有抛落、飘落的意思。例如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《晚霞》，晚霞姑娘在龙宫翩翩起舞，衣

袖鞋袜间飞出五色花朵，“随风颳下，飘泊满庭”，文中的“颳”就是飘落的意思。
宝鸡话里的“颳”，字音从yang转为tang，既有把尘土扬起来的意思，比如：“扫地时轻一点，别把灰颳得到处都是。”“一阵避风吹来，土颳得人都看不清路。”也有尘土落下来的意思，比如：“大扫除前把床苫起来，要不就颳脏了。”
李云丽补充说，在宝鸡话里，“颳”专指灰尘、粉尘等大量细小的

东西飘落、散落、撒落，而且含有弄脏之意。比如，可以说“晌午扬场，麦麸颳了一身”，但不能说“昨晚刮风，树叶颳了一地”，因为树叶不是细小的东西；可以说“工人干活不注意，把石灰粉颳到墙上了”，但不能说“厨师熬制胡辣汤，把胡椒粉颳到锅里了”，因为胡椒粉没有把锅里的汤弄脏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常能听到这样的话：“哎呀，我手机die了。”“瓶子拿好，可别die了。”在这些话中，“die”就是掉了的意思。家住市区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李胜利一直热爱研究宝鸡方言，他说，宝鸡人常说的“东西die了”的“die”字，不少人会认为是“跌倒”的“跌”字，其实，另有其字。

李胜利说，有一个古词，叫“跔鸢”，是说飞鸟坠落，《后汉书》有“仰视飞鸢，跔跔堕水中”的记载，

跔(die)到地上了

本报记者 麻雪

后人解释，“鸢”是指老鹰，“跔跔”是坠落的样子，后来演变为跔鸢，是说瘴气很盛，即便是飞得很高的鸟，也难以飞越而坠落，多用来喻指艰难与险阻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一首诗中也写道：“东走穷归鹤，南征尽跔鸢。”其中的“跔鸢”也是说事情进展得很困难。今天宝鸡话中所说的什么东西die了的“die”，其实应该是“跔鸢”的“跔”，都是表示掉落的意思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跌”的解释是(身体)失去平衡而倒下；(物体)落下；(物价)下降。而对“跔”的解释为坠落，即落，掉。李胜利说，虽然都有落的意思，但“跔”更偏近“掉”，即物体因失去支持而下来。所以，咱宝鸡话中的东西die了的“die”，用“跔鸢”的“跔”更加规范。这也是宝鸡方言中一个古词沿用至今的典型。
“拿好，这奖杯是玻璃做的，可别跔地上摔碎了。”即便是这样一句平

常不过的宝鸡话，其中的“跔”字都很不平常。从古文到诗词，再到白话小说，都可以看到“跔”字的身影，难怪宝鸡话被称为“古汉语的活化石”。古雅古韵的字词，在今天的宝鸡话中依然常见，可谓是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其魅力需要我们慢慢品味。



“花婶婶，手儿巧，两把剪刀对着较。先较牡丹花，后较灵芝草，婶婶夸我最听话，给我做件花袄袄。”在宝鸡民谣里，经常能听到“较”这个字。西府方言中，“较”字的含义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剪。这个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，几乎每个人都会用到。
据史料记载，“较”原指“金”与“交”联合起来使用，本义是“两片金属刀相互交

较(jiao)成两截了

毛丽娜

错”，也就是用剪刀剪的意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“较”这个字被广泛应用于更多场景，含义也得到了扩大，在如今的西府方言中，除了用于描述剪刀的操作外，还常用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剪切行为，比如修剪树枝、分割食物等。
在西府方言中，人们把理发习惯说成“较个头”，把剪指甲也习惯说成“较指甲”。市民李彩萍说：“过去，在宝鸡农村地区，看新媳妇

巧不巧，就看窗花较得好不好。我小时候，常见母亲在晚上点着油灯，把碎布头较成四方布块，然后斗在一起，第二天清晨，就缝制成了一件五彩马甲。”
在西府方言中，相比“剪”字，“较”字的使用频率更高，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可。西府人在碾辣子前，要先把一个个长辣椒较碎，再倒进锅里焙干。过年过节制作花馍时，

人们用剪刀把面团较成四季果木、飞禽走兽等造型。另外，在修剪花草树木等园艺工作中，“较”也能形象地描述园丁正在进行的动作。
我市文化爱好者强更生说，因为“较”字和“剪”字义同音近，如年轻人几乎都全用“剪”字了，而年龄大点的人多数还在说“较”，“较”字仍具有独特性，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。
本版漫画 陈亮作